

# 四川油畫的美學啟示

孫美蘭



關於四川油畫，評論很多，爭論不少。我帶着求知的願望問起四川油畫家，他們自己認可的特點是什麼，得到一個意味深長的回答：“泥土味、山味，因為吃的是四川人民的奶汁。”也許我找到一把鑰匙，去開啓四川油畫美學之門。

四川油畫在成熟，短短幾年裏，奪得了曾經喪失的時間，形成一個充滿生機、獨具格調的畫派。他們前進的足跡，展現一條從時代和人民生活中發現美、創造美的現實主義之路。

羅丹說得好，“美是到處都有的，對於我們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來自生活的獨特審美感受，要靠藝術家的敏感。一個畫家對生活美的發現的敏感性，當然離不開直觀的可視形象對“靈感”的觸發。但“靈感”觸發看似“偶然”，其實有着它的“必然”為基礎。畫家正是靠了對生活中點滴審美感受的長期積累，同時又靠了對美發自內心的強烈真摯的愛和執著地追求，從而才逐漸發展了善於發現美的眼睛、發展了感受美的敏感性。長期的審美感受，審美體驗的不斷積累，既可上升到更高一級的審美認識和審美判斷，又可任想象力馳騁，以醞釀“內心視象”，為進一步提煉生活本質、開拓意境創造藝術美提供“母題”。

以四川美院77級畢業作品為例，當作者各自把握了一定“母題”，構思幾乎是連鎖反應。生活美的發現，以其自身的邏輯發展推動作者，不可竭制地要去完成兩幅、三幅……以至更多幅作品，蔚然成風。77級十八位同學，半年多時間裏完成63件作品，赴京展出30件，普遍獲得好評。其實，創作的旺季，早有淵源，不能不歸因於生活泥土的滋養，也不能不歸因於創作教學的成功。青年作者們從一年級構圖課開始，就學習掌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注意觀察、記憶、聯想。注重從可視形象獲得審美感受，注意個人獨特審美感受的積累。同時，按照造型藝術特點去認識生活，提煉生活本質的美，從而使自己有能力從生活泥土去掘引無盡的藝術泉水。

《同學》一組四幅油畫，肖象式地描繪了青年一代大學生求索的熱情。這一“母題”下構思的作品尚未全部完成，目前完成的是原計劃一組十幅中的四幅。青年畫家程叢林從一年級的構圖《課間》就開始注意觀察、體驗青年生活、大學生生活，從中吸取題材。在具體構思之前，早有長時間思考，一旦落筆，完成較快。這固然可以看出他的造型能力，但主要的是“內心視象”的成熟，他追求如中國畫那樣“寫”出活躍於中心的人物。《1968年×月×日雪》、《1978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反映了青年畫家不平凡的膽識，飽含了真摯情感，直到畢業創作《同學》這一系列作品，題材、構思都有着內在聯繫，多角度地反映了我們時代不同歷史階段上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在血的教訓中從迷惘到覺悟，從渴望求知到為人民貢獻自己的才智。《同學》在“美的探求”母題下，塑造了個性鮮明的青年形象，表現

他們為求索而忘我的瞬間時刻顯示出的美好、純正的心靈。通過那種孜孜以求、心向神往的探索精神，又間接揭示了青年畫家們和祖國大自然；和人民命運的血肉聯系。《同學》的人物形象，全以他自己在四川美院學程中最熟悉的身邊同學為原型，是貫注了自己的感情而創造的。可以說，作者是在和畫中青年人一道生活、一道思考、一道探索、一道前進。通過長時間觀察、感受、審美體驗的積累，他終於發現，同學們為藝術而進入忘我境界的時刻，是他認為最美、最能顯示個性的時刻。四幅作品人物刻劃的深淺雖有不同，但藝術生命，以其真實性動人，使人聯想到生活。

同樣，青年畫家羅中立從低年級開始，頭幾學期就已積累了兩百多個小構圖和大量生活素材。從《父親》到《年終》、《春蠶》、《歲月》、《新月》，漸次內涵深廣。作者表現的是他自己所熟悉、所熱愛，為之深受感動的“衣食父母”的形象，從具體人物不同的個性出發，表現他們勤勞純樸的品格，達到一定程度的藝術概括性。

藝術來自生活，又並非生活的簡單紀錄，創作構思的現實過程交織着“偶然”和“必然”因素，顯得錯綜複雜。不同的畫家以至同一畫家的不同作品，其產生過程都不會是一樣的，即便是畫最熟悉的題材，有時也會遇到曲折、困難和反覆。因此單憑直觀感覺、感受對待創作就很不夠了。創作的過程，都需要對素材進行選擇和不脫離形象的思考、分析，以期透過現象達到本質的審美認識。從“眼中視象”到“心中視象”再轉化為“手中視象”，這是一個序列性的複雜微妙的審美創造活動過程，又是審美認識和審美表達相輔相成的過程。所謂“情”與“理”的對立統一，“理愈盛而情愈熾”的境界不是那麼容易達到。尤其青年學生，多數人缺乏實踐經驗和成熟見解，往往顧此失彼。創作教學的高難點正在這裏。既要尊重學生自己的審美感受，又要指導學生形象思維的開展，以深化審美體驗，提高審美判斷能力，避免平庸的現象紀錄或概念的說教圖解。羅中立畢業創作《歲月》三易畫稿的過程，說明創作教學中尊重學生最初感受、又引導學生認識生活本質美的重要性。第一稿，孤獨的老奶奶在墳地放牛；第二稿，老奶奶悲涼地座在門口，屋側放着一口棺木。經反覆推敲，進入第三稿，既保留了形象最初的萌芽，又去掉許多非本質的細節。概括描繪了古老的磨盤、門坎，對照陽光下的雛鷄、蜂羣。寓意流逝的歲月、辛勞的一生和春的到來。比起第一、二稿，審美意象單純、集中，蘊含着文學性和哲理性。這是從生活真實到藝術真實的過程，是美的發現升華為美的創造過程。每一步都包含着青年畫家嚴肅的探討，也包含着創作教學順乎藝術規律的誘導。

創作的高難點集中表現在“因材施教”，善於發現和發揮學生的不同創作個性，不做“一刀切”。觀察、感受生活，會有自

己的側重面和特殊點，美的愛好和興趣不盡相同，記憶和聯想就包含着最初步的選擇和追求以及一系列特定心理軌迹……其實這些都是學生不同個性在藝術審美活動中的反映。創作個性如能得到不斷鼓勵和誘導，就有可能從“自在”進入“自為”，對藝術真諦有所領悟，青年人的勇氣、才華、理想就會驅使他們去實踐、去追求，走上從生活發現美、創造美的探索之路。

當然，青年學生處於打基礎的階段，要防止離開造型基本功的嚴格訓練急於求成，過早求變，影響今後的發展，但創作畢竟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所謂“創造性”，既是客觀現實特殊點的反映，又是畫家主觀思想感情獨特性以至氣質、情操的自我顯現。因此，在“畫什麼”和“怎樣畫”的問題上，只能因勢利導，絕不能越俎代庖。四川美院創作教學注重發現和發揮學生個性，寓言教於身教。老師自身的創作實踐不脫離教學實踐，從“教學相長”、“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基本規律出發，對學生的誘導才能“無私而得法”，才談得上真正的“循循善誘”而不失之簡單化、一般化。四川美院油畫展覽是我國三十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正式的師生創作聯合展出，共同交流創作經驗，共同接受社會檢驗，也從整體上顯示出四川美院創作教學指導思想的正確和氣魄。

油畫、版畫、中國畫不同專業和附中教師的部分油畫作品，題材內容廣泛，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彼此互相區別又互為補充，顯示了較之以前遠為明顯的個性以及為了人民審美需要而開拓意境、探索形式美的共性。魏傳義老師用以自勉和激勵學生的座右銘“人民為親、天地為境、參乎造化、貴在出新”，我看是對四川油畫創作道路的極好概括。《春暉》就是着力塑造人民形象的作品，達到一定深度。銀髮老奶奶的形象，以畫家深入藏族牧區結識的老人為原型，產生第一稿，為加深對時代生活的認識，重到藏族農區再深入。在馬爾康、若爾蓋等地走遍許多“點”，進行觀察、比較。這裏的藏胞近年普遍住上新屋，有些藏胞愛在屋旁種着鮮花。畫家從這獨特的美感中，抓住生活環境的變遷帶給人們的情感世界的變遷，為人物提供了較為典型的環境和某些特征性細節，從而加強了時代感，反映出藏族人民命運的新舊變化。擲羊毛線繩的習慣勞動，豐富了形象意蘊，含蓄地揭示了人物內心的春暉，意味深長。近幾年來四川美院油畫專業的老師們，在完成繁重的教學任務的同時，仍抓緊課餘時間深入生活積極從事創作實踐，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張方震的《藏北牧羣》、王大同的《雨過天晴》、夏培躍的《樂山大佛》和魏傳義的《綠竹幽徑》等四幅油畫曾參加在日本福崗市舉行的亞洲第二屆美展，

獲得好評。此外老師們創作的油畫《布衣鄉場》、《您永遠活在我們心中》、《血心》等作品曾先後參加全國美展，有的并曾獲獎。他們的作品不僅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無疑在教學上也起了示範作用。老師們的具體作品，各有所長和不足，但他們反映生活豐富性的認真探求，是對學生切實的誘導，起着“舉一反三”的主導作用。

生活中新與舊的因素錯綜複雜，生活暗示給作者的主題、形式美感也是多種多樣的。形象意蘊、藝術語言灌注了畫家不同愛憎、好惡和感情。“有的奔放強烈，有的細膩含蓄，有的凝重，有的天真奇巧。”《晚年》、《金秋》、《母與子》以抒情優美的畫面取勝，《剪羊毛》、《天上的雲》、《羊羣遠去》則以粗獷的線條，強烈的形式感表達藏族牧民豪放的美以及作者內心火熱的激情。《一家子》，在默默大草原上默默的行走中把握人情溫暖，在斜陽的光照下，那煤炭般黝黑的膚色是很美的，增強畫面誘人的真實感和純樸厚重的生活氣息。《喂食》等四幅小畫自有農村兒童的天真、樂趣、夢和期待。顯示了畫家自己對故鄉的熱愛和對田園美的健康情趣。青年畫家有各自的審美偏愛，分別從米勒、凡高、俄羅斯畫派以及歐美近、現代畫派吸收營養，發揮自己的個性，立足於表自己對生活的真切感受。也力求讓人民看懂，為人民所理解和喜愛。

朱毅勇的《山村小店》比起他的處女作《父與子》更真切感人，更富有繪畫特性。繪畫特性不在於情節性或非情節性，而在於對生活中可視形象的把握。青年畫家在他經常往返的山村，從幾個姑娘的背影發現健壯樸實的美以及她們自己也在尋找美和追求美的純潔心靈，她們的生活仍很艱苦而精神狀態在發生變化，因而抓住了對立因素較化中的美感，增強了畫面的喜悅氣氛和魅力。正如著名美學家王朝聞的評論：這幅畫真實地反映了今日山區的簡陋狀況，又通過生動的形象把握了新與舊的對立及發展趨向，“預示着人民的物質生活以至精神生活的光輝未來。”（《看四川油畫》）

由於作者的情感態度、思想傾向不是特別地說出，而是通過生動的、真實可信的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因而作品在喚起欣賞者審美感受的同時，也給人以生活的啟示。作品本身顯示了青年畫家創作個性的發展與趨於成熟。

藝術要不重覆別人，先得不重覆自己，藝術要突破別人，先要突破自己。高小華的《趕火車》，就是試圖對《為什麼》、《我愛油田》作自我突破。以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場面，八十多



彝鄉集市(油畫)

黃同江

個人物的羣象展開一幅現代真實的生活風俗畫。艾中信先生說：好象今天的《清明上河圖》。突破自己是自出難題，不一定成功，但只要為下一步探索提供了新因素，就是可貴的，值得肯定的，不斷為反映時代生活而求索，這也恰是藝術生命力之所在。在擴大審美範圍的角度，羅中立的探索值得注意。生活促使他感受和體驗到山區人民沉重的勞動、艱苦的歲月在他們面貌、神情上刻下的痕迹。生活又誘使他善於從最樸素的臉上、從風霜皺紋裏發現高尚和美。悲劇因素、苦澀味會顯得低沉，但在生活中高歌一曲；低聲迴唱都同樣可能包含真、善、美的意向。作為生活和人民精神世界反映的藝術也就自然有高歌，有低唱。低唱也應當是允許的。苦澀味的美當然不是美的全部，但作為一種美的發現和創造，羅中立某些油畫曲調在低唱中包含更深沉的信念，其社會效果是積極的發人深省的，具有動人力量。因此，不可否認它具有特定社會意義和獨特審美價值。從審美範疇說，西方美學歸納為有“崇高”、有“優美”、有“喜劇”、也有“悲劇”。從藝術的品格來說，中國畫論涉及頗多。“曰奇幻、曰韶秀、曰蒼老、曰淋漓、曰雄厚、曰清逸、曰味外味……。”何況我們時代？而且，只有社會主義條件下，才有推進藝術“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前提；也才有可能實行真正的百花齊放。

羅中立是在成長中的青年畫家。早在四川美院附中曾跟老師下鄉實習到大巴山，後來分配到大巴山的鋼鐵廠當了十年工人。他熟悉而且熱愛大巴山，一有機會就要回到山裏去。他說：“在山裏，我心裏踏實，那裏泥土味、山味誘惑着我，我覺得那裏是我的歸宿。”隨着社會前進，山村生活也慢慢在變，羅中立從生活的自我感受中，又提取了新的“母題”。他後來完成的畢業創作三十多幅油畫，總的題目叫做《我的故鄉》，根據他對大巴山生活的記憶、印象、追想、聯想畫成，充滿親切而新鮮的感受。表現農民親子之情的《歇稍》、《父與子》、《翻門坎》、《上梯坎》、《秤》等等，使我們好像聽到人民內心的喜悅；畫家親昵的笑聲。表現普通勞動人民善良純樸本性的《屋檐水》、《吹碓碓》、《打連蓋》、《碩果》、《炊煙》等等，使我們感受到山村濃郁的氣息、美的浪花。《殺跑羊》、《清明》在世俗風情畫中滲透着山裏人尋常的歡樂，默默的憂傷。《春風》、

《歸隊》、《寸土》、不只是共同着母題，簡直是不可分離的姊妹篇。青年畫家從農村情侶、親人們、復員還鄉的戰士和自然山川交互感應中，發掘山村難言的美和時代新意。那肥壯耕牛也眷戀的小河，水田月色倒影，那大石塊縫隙中間透露的小片紅土地，似都流淌着山村勞動的汗水，流淌着青年畫家心中的愛。有些前輩畫家贊賞這些作品，說看到了“中國的米勒”，“中國的勃魯蓋爾”。羅中立喜愛米勒，喜愛勃魯蓋爾、懷斯等等並且從中吸取營養，但他更迷醉大巴山的真實生活和真實圖畫。他希望把自己的感情和思考，都揉進形象，不着痕迹，讓畫面好像生活本身一樣自然。他能清醒地估計自己，要從最初幾步開始，把路走得更遠更長，畫一輩子大巴山。羅中立不過是四川畫派青年作者中有代表性的一個。四川美院各年級學生普遍重視自己的生活基地，探測自己審美感受的“中樞”，在草原、礦山、林區，在雲南、西藏、鐵路沿線，直到博物館和大學生生活裏，都有未來畫家以誠摯的心去觸摸藝術的搖籃。

二十三歲的青年畫家秦明對近百年民族的歷史有着特殊的敏感性。現實既是歷史的變革，也是歷史的伸延。歷史畫在時空的推移中，就有可能使觀者在享受到藝術美的同時，“從歷史的回顧中發現今天，展望明天。”這是歷史畫的審美特性，也正是青年畫家秦明“初窺創作之門”的獨到探求。《前驅》、《血與火》、《放逐途中的林則徐》，把握住我中華民族為爭取獨立、解放付出的血的代價，以悲壯、渾厚的和聲烘托出前驅者的奮戰歷史，力求在磅礴正義的渲泄中去突現渾厚而永恆的一頁。

和羅中立的精微觀察、富文學意味、哲理性的藝術相比；和程叢林重內心體驗、探求繪畫的音樂“力度”、善於把廣大時空集於一瞬的才能相比，何多苓的《春風已經甦醒》更近於散文詩。“一條牛、一隻狗、一個放牛娃”，這位農民的直觀評論，使我想起一句古老的絕妙詞：“杏花—春雨—江南”，不着一字形容，而美的意境全在其中。青年畫家以造型語言表達的詩情畫意，令人神馳，而以“最平凡的形式”把人們的愛、思念最終引向大地，——冬草覆蓋、春在萌生的大地。

四川油畫家孜孜不倦的求索和他們已經取得的成果，顯示了一個畫派的崛起，而更年青的新人，創造了《歷史》、《生活從這裏開始》等等有新的思想深度的作品，又預示這個畫派將更加壯大，將在我國歷史新里程的又一個階梯上，在新的高度，以更廣闊的視野去發現美、創造美。

（該文系1982年為人美出版的  
《四川油畫》一書寫的評論文章）



牧場的早晨（石版） 邵常毅